

月 七

诺尔曼留作纪念吧!

韦长明

05.7.31 于北京

汪流空自
修之
全辣写

汪流空自
修之
全辣写
著 明 长 章

再版題辭

我拿着擺在面前的「七月」的底版，我底想說出來的話完全爲它給擾亂了，我底心開始混亂而又灼熱起來。

它的命運是多舛的：衝破了重重的阻礙，它的第一版剛剛送到市場上去的時光，非但在僅少的部數之中遭到了被扣押的驅運，並且，還因而牽累了作者。

可是，不到半年，勝利的中國之鐘聲了。爲了紀念這個光榮的世紀，並給關心文藝的朋友們看一看被壓伏在月昏下的倔強的心所流出的血漬，才又特地把它印行出來。

熱望，有人肯誠實地讀，誠實地批判。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十日 韋長明 白子長啓

春天一株草
代序



春天一株草

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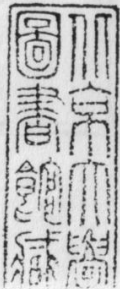
我忍着我底眼淚。

我說：我是春天。

你是春天底一株草麼？

我彷彿想起來了。

我悠然如走出自一隻冗長的夢魘，我又重新在繁星的炳耀下，在燐火的光圈中，在無月之夜的暗黑里，我又用我自己的手摸觸到了我自己，我這一灘並沒有涼却了的血肉……
可是，從這個時候起，我已是一條沒有靈魂的漢子，載着



我底軀殼走向明天了。

我再不會把纖細的思維苦痛我自己。

我再不會看別人的燈紅酒綠而自己躲在陰森的感情里嗜味自己的青春。

我是必須這樣來處理我自己的。

沒有痛苦，沒有幸福的日子，將是我的永遠的家鄉吧！

生活既不會給我全然不可期冀的夢想，我又能以什麼求助於生活呢？

背棄了生活的人呵！

二

我想起來了些什麼呢？

我用我底睿知，詰問我自己。

我底塵封了的思維麼？

我底朱鏽了的歲月麼？

還是，我底遼遠的思懷，爲了永不能忘記的一條記憶，一條如繫於我底頸項的石塊，縱會使我逐漸發覺我自己的力量已不支，我却執拗地貪戀着這記憶的幸福。

三

不要再說孤獨這語彙吧！

雖然，正爲了對一個人的懷念才愈使你孤獨，這孤獨並不全然是充溢了感傷的原子……

但是，我不要你說：孤獨會虐待你。

更珍惜孤獨時分的這感情吧！

在所有的星羣與星羣之中，我獨愛上了一棵遊離於混亂的星羣以外的不知名的大星。

在所有的千山地羣峰與羣峰之間，我獨選擇了一棵鬱鬱的踞踞在流岩上的孤松。

我曾撫着朱赤色的松幹，看松實纍纍地長起來了。

看松實已結得那麼大了。
這孤獨的結實呵！

四

我相信你底話：
我們永遠不能相共，這就是我們底宿命。
我們也永遠不會忘記，這就是使我們不斷探索着明日的讖言。

我却難于答覆你底詰問。

夢是幸福的呢？

淚水是幸福的呢？

也許，我們還不曾溫習過我們自己。

我們還不曾發現過我們自己。

我們不過是僅僅從卑鄙的人羣里，來指摘我們自己，來批判我們自己。

沒有足以推動生活的力量的愛，是你所說的夢。

是你所說的淚水。

是你所說的運命。

是你所說的讖言。

是一切使我們叛離了生活的不幸的符號。

你說：你給我的都是些什麼呢？

你說：你却惹了一個人爲了思慕你而傷感着……

你說：你在我底心中，是一個主宰。

五

忘記不了的七月，它捐給我這許多記憶。

某個七月之夜，你爲我敲醒了沈睡已久的暗夜的心情，我和你相同放逐於幸福之門外的羔羊，逡巡於星光亮起來的街路。

披着一天晚風，你底低語似溪水，忘却了這麼一個一年的

七夕。

星座在夜裏，照上了行人的眉梢。

月華空悠悠地送着流水。

在幸福的天國底門外，我們用最大的緘默歌唱了我們自己的青春，我們自己的喜悅，我們自己底爲給愛着的人的渺小的祈願與祝福。

我們底身邊的夜色，却逐次濃重起來了。

從這夜里，我失掉了一向的沉睡。

我怕聽六弦琴再重新彈出熱情的曲子。

我怕感情給我的磨難了呵！

又一個七月之夜，我揣着依舊的心情，開始走向那條熟稔的街路。

載客的馬車也回去睡了。

靜々地，搖着暗啞的銅鈴。

- 6 -

家々都緊閉起門扉，屋瓦上一片寂寞的星光，說給我今年的遊客也稀落了麼？

馳來的，南來的夜車，交給我大量的憂思了呵！

六

誰知一別經年了呢？

說不出感情的麻痺，背棄了陽光的人們，也將永遠背棄了生活。重傷使我忘却了苦痛呵！

使我在絕望的深淵之前，接受了甘美的死的誘惑。

也使我在人生最後的邊緣上，又發覺了我底重傷。

我底重傷是爲你而有的呵！

你底友情是春天，

我是春天的一株草。

爲了一株草的生長，春天是不甘心於悄悄地逃開的。

可是，這永恒的空闊里又有多少個春天呢？你說！有多少

- 7 -

個春天是歸屬於你的呢？

以你底不動的信心，來博取你底生命吧！

春天是不會死亡的。

春天是屬於你的。

縱令，我們不會停佇在時間和空間的坐標上，也許根本時間和空間就拋開我們拋開得好遠，但這也沒有理由使我和你悲哀。

我和你已經是忘不掉了呵！

我爲你，我願忍受一切走近我的譴責。

你是我生命里的一條光亮呵！

憂鬱是藍天的大海，

憂鬱是藍天下的夢。

我和你戴着無邊際的憂鬱，開始振起綿薄的羽翼，叩擊幸

福之天國的門環。

我知道，你也知道：

我們是必須摒棄於幸福之門外的。

我忍着我的眼淚。

我說：我是春天。

你是春天的一株草麼？

——二十七個年的春三月

詩
集
七
月

渡

校 裝 插 封
閱 幘 繪 面
王 張 王 高
丹 戈 金 夢
石 禾 鍊 幻

渡

我底蘇堤呀
沒有獎撐的
這剎木舟
載不下你了呵

你要追來麼
這里水深又濁
濁深的水河呵
你不能渡過

你靜待着什麼呢

黃昏掀起昏翳

你茫然佇立

你茫然如化石呵

我底蘇媿呀

你趁上另隻舟吧

你要的是勇氣

你要做一個舟子

我走開了你呵

我走向了莫可知的遠方

你真個邁開脚步

你就會把我趕上



你底蘇媿呀
你向黃昏佇立
你向黃昏佇立
你向黃昏佇立

你呀！蘇妮
渡口使你猶豫
你向黃昏佇立
你佇立無語

——某個秋日小窗下

寂寞的玩具

某夜，我失聲地哭了
屋子里是那樣的黑
看不到你身子在哪里
受到了愛人的欺騙
不可解說的啞謎呢
從看見了你又相識了你
相識也就相識罷了
幹嗎編製一隻故事
給它繫上了解不開的鐵鎖

你是背我而去的星光
我呀，我有如窗前的長春藤
繁密地長起憂鬱的葉子

別儘管回味唇上的糖汁
永恒地，誰告訴你
寂寞的玩具，那愛情呀

看不到你身子在哪里
然而我失聲地哭着了
屋子里又是那樣黑

——
歲暮記

像的記憶

你張大着眼睛
洩瀉着異樣的光輝
彷彿在把什麼追尋
燃燒着你嶄新的熱情

我珍重你最初的投贈
謹藏於慎密的書櫥里
經過了風雨後的今日
認不出你伊昔的容顏了

幹嗎把眸子張大

忍心你脆弱的青春磨逝麼
如今再拿起明鏡
該有湧注的淚流

——三月尾

噩
夢

忘了的故事
忘了它

像忘掉了你
忘掉了我自己

我說過

你也說過

我們不會忘記
我們不會忘記

我們底故事

開始在一個年的秋天
另一個年的秋天
淡夕的陽光捎走了故事

西風帶來的秋天
沒有色素的秋天
我們底故事開始
我們底故事結束

我們把它忘記了
我們底故事
我們底故事
我們把它忘記了

忘了的故事
忘了它
像忘掉了你
忘掉了我自己

——秋天的夜里。從夢里醒來，燈昏昏地照着我自己的時候。

悠悠的江流

逝 夢

某夜，你逃走了
從我底夢里
你跳上了人生的扁舟

你向我招手
你沉着蒼白的臉
你說：再會了

我目送你去遠
我噙着心底淚流
我持續難奈的沉默了

某夜，你逃走了
從一個夢里
你跳上了人生的扁舟

——十一月雨天

長街行

之 壹

踏着月色走呵
今夜月色很好
照上你底臉
如一池清水蕩漾
照清了你底眉梢
黑々地鎖着悵鬱
長街的宵晚
連行人也沒有
數着燈影

劃着脚步

月光下的家屋

也沉々睡去了

沉默伴着走吧

聽江南號角

那麼嘹亮

在暗夜里傳遞

你說會把靈魂撕破

你心可空虛無物麼

也許七夕近了

也許七夕近了

幸福的星座呵

猶守望着天河

忍耐最大的寂寞

爲夢忍耐寂寞

昏黃的街燈

一串々燈影

劃上了你底臉

你把一隻青色的曲子

掛在唇邊

你就不敢望我了

小巷里有稚犬

向你狂吠呵

我遮着你底身子

朱門輕々啓開

送走了客人

月亮正壓在西房頂

送客的人說夜深了

夜深了呵

你底衣裳又這麼薄

該回去了

我送你走

我送你走吧

夜深天也涼了

今夜月色很好

照上了行人肩



留印下行人的影子
長街靜無人
唯有我和你
並着肩走過呵

——傷了風的宵晚

長街行
之貳

這麼久了
這麼久了
待着你
冒白夜的冷風
穿一身黑色的外衣
走自黯淡的街角
你喚着我疎濶了的名字
有話也無從說起
情緒也弄不清了
你看々我

我看々你

風光可還都如舊時麼
星々照你亮起來的眸子
依舊是一天星々呵

已是三個年了

已是三個年了

這麼悠悠淌去的流光——

看滄海變成了桑田

桑田變成了滄海

人生也太殘酷

晤會如沙漠地的風雨

我可以這樣說麼

我之難於忘你

相同我難於忘掉我自己

難於忘掉我自己

一任行雲倥傯呵

我底快樂不是開在五月的花房上的

我底快樂是一枚記憶的苦果

人生也不見得是幻夢

說是幻夢

還有永劫不滅的溫情

說是有興趣

就來笑々吧

不要藏苦在心里

那樣會虐待了自己

我伴着你行
你伴着我行
踏兩腳鬆軟的塵砂
看廣場的綠燈遠了
這是一條靜々の街道
夜黯々地
路黯々地

珍惜腳底下的路吧
今夜星星那麼多
對我們閃爍，覬覦……
像是訴語着什麼
從這里到那里
寂寞的街燈

寂寞地搖動

我們底歲月近了
乃有無限的遲暮的烟霧
容或明天是春天
明天可是苦難的世紀
把人們隔向遙遠——
我和你分擔着春天
春天就祇有一半

該是離開的時辰了
風又這麼冷
待我和你握一握手
再相見麼

不知是什麼時候
也許還不會沒有
也許還不會沒有

——去年的歲暮

詩 書

我無力歸去了
且飲乾這一盃佳釀
對黑沉々的湖水
流盡相思的淚液吧

惋惜佳節逝去麼
生命里還有無限個春天
我遙想家鄉的山路
有人爲我焦灼而躑躅
我叨念你底名字就罷了

你可還恨我麼
今夜我失去了安睡
夢里也無從望你走來

起始咒咀這夜
萬戶狂歡與嬉笑呵
我獨自湖邊寂坐
用淚液洗心底月華吧

你笑我癡麼
可是你會笑得流淚
看黃昏過去
眼前一片昏黑麼

我要向你申訴
我又終於無言了呵
要你珍重生命的一日
珍重這孩子底夢嚙

——月圓了的時候

無眠夜草

睡不着呵
子夜里醒來
捻開燈
翻起一冊書
——我從沒有聽到
有真的情愛
靡受到摧殘
我真要落淚了
這寂寞的故事
遭到了擲揄
你會悵望遠方

是說不會把戀情
獻給另一個人
却被我拋棄
你忘記了
那亮晶的星顆
顯現於子夜
我把無言
掩飾孩子的羞赧麼
這夜里
惹得我哭了
黑漆的窗紙
看不到天
什麼也看不到呵

——枕上聽江聲遠了

悠悠的江流

一、

你望着水在沉思
我獨寂寞無語
是年青人底夢麼
走進了我們底胸臆
我欲說人生如萍梗
但我不能說呀
我說：夜涼如水
幸福的那星座呵

江上底霧蒼茫地

遠天藏在霧里
牢固的握起手吧
幸福的構圖呵

你低頭在玩水
我獨悄然孤立
蝙蝠旋繞於身側
幸福的一夕呵

二、

我看昏黑的江水
我就看見了你
你感傷的淚水
都化作我感傷的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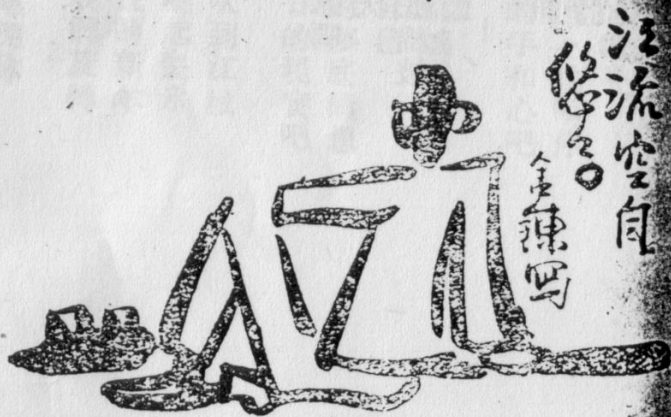
——七月七日

訴語拋向江流
江流空自悠悠
別徒傷逝過去
我們還有來日

來日歸屬我們
青春却在滑落
忍心說白髮的故事
點綴今日的夢幻麼

珍重夢里的相逢
你說你忘不掉我吧
把懷念的歌吟
織夢的網結吧

——七月九日



三、

我昨夜夢見你
你迎窗小立
草綠色的披肩
和深邃地眸子

担心夜深的苦寒嗎
這飛霜的十月天
想溫一溫感情底棉被
又爲冷水而抖顫

待望失落的音訊
揀起記憶的屍體

我該快樂着了
再沒有感傷和嘆息

——十月四日

瑣語

我說了這麼些
可是我還要說
我說棄掉夜的羽翼
追求光亮的太陽吧

我曾泣泣在過往
爲了純情已中傷
那純情爲我們培植
洗淨臉上的淚液吧
我厭棄你太消沉

或是憂鬱的歌吟
如今我再悄悄喚你
遞給我熱的手和心吧

我們無須猜嫉
愛重我們自己
愛重完整的夢底構想
來妥協今日的現實吧

冬天的風吹到江城
冬天的風凝起堅冰
待一個喜悅的新年
春天又向我們旋轉
我可不會離開你

我心繫在你身側
明日有明日的青春
休作無爲的愁苦吧

迎着冬天的黎明

我底手已凍紅腫

可是我必得說給你呵

我們脫掉夜的羽翼吧

——二月·落霜夜

海 底 夢

我不能
忘記
你東京
是
生命底
一片晴空
我將記憶
永記
那海行
衝破

一、 海行草

一個浪花
又
一個浪花
向前行

一一

盼什麼
海上天晴
晒海水
如一具蒸籠
晒旅人
也怠倦
也忘不了
你

海上風
送我一段旅程
又
一段旅程
無限的前路
載我
走向
無限的生命

三、

睏了
闔上眼睛
人倦了
話也糜了

扔下書

燃起隻煙

談々天

望海上的孤嶼

寧靜

我和你

對坐

無語

冥記起

朱門底故事

一隻夢

一首詩

四、

海沒有邊

今日

明日

海行更遠更遠

可是我

忘記不你

舊日的大陸

我懷想

家鄉的夢織

蒼色的海原呵

你大把丟給我

勇氣

勇氣
年青人的勇氣
在這裡
我願耽於孤獨
我底心
有海水
傾注

——紀念館一夕

海底夢

沒有了天
沒有了海
沒有了星光
沒有了行人
有蒼白的浪花
打激巖肌呵

蒼白的浪花
你打來吧
黝黑的巖肌
它沒有聲息

在幾千萬個浪頭
它巍々地屹立

一任你咆哮呵

你沖激着海潮

面向黑々的山崗

與沒有熄的燈火

你有什么親暱的絮語呢

海與天同樣遼闊

把你底思維

交付給你底孩子吧

永恆的不能逝去

永恆的不能逝去

我默念這堅決地誓言

浪花帶來了海風

我底眼睛濕漉々地

泛濫起茫然地海水了

生命是不息的海洋

希望是潮漲

這麼嘹亮

這麼沈重

會讓人驚醒

張開眼睛

看見了第一顆星々

——七月。海濱一夜

今夜我無睡

今夜也太美

我不睡

守着窗子

窻子如我靈魂的眼睛

我守着它

隔一頁薄々の羽紗

望夜空

望街燈

街燈也不睡

伏在黝黑的山崗下

星々の街燈

星々の燈火螢々

伴着一天星々

在海底彼方

寂寞地閃動，閃動

閃動着無數隻

惡魔的眼睛

照晚燈亮起的酒場

照海上一片蒼茫

遠々地

遠々地

在海底彼方

藏着黑漆沈沈的霧

想不出有多麼遼遠

有多麼遼遠

海風吹來的遠天
遠天的星々呵

山海使我無睡
我也不能入睡
倚向大理石的楹柱
看海水
夜里的海水
海上有一片昏黑
夜靜々地
吐着輕鬆的喘息
白色的浪花
一排一排地
沖激着砂場上白晝印留的足跡

夾雜着輕微的咆哮
輕微的唏噓
像一曲
久違了的
你底歌唱
那麼惹人愛憐
那麼惹人回憶
沉々地打向我底心里
我聽着它
想起了一隻故事
說海是舊的衣飾吧
使人記起
使人重記起
朱色的，薑色的

青春的足跡
一如蔡邕流動的小河
或是海之彼方的燈火
捻熄又燃起
燃起又捻熄
是沒有影子的幽靈呵
在誰人底生命里
青春里
夢里
自在地來去呵

我不敢想
去我遠了的天風

飛向暗夜的海空
暗夜的海空
看不滿是天
是水
是一片朦朧
你逃去
就再也沒有了踪影
徒留下街燈輝煌
徒留下街燈蕩漾
海上却沒有音響
沒有音響

你搖過一列圓葉子的街樹
圓葉子在風里打轉

希流也搖顛

你逕自逃開了
沒帶走一枚落葉、
空々地
懷着滿腹纏綿
到處打着旋
轉着圓々的圈子
再靠不近我
躲避我
如躲避厄運
你可是不能忘記
你曾是吹白色窗幃而過的天風
任憑你說不會忘記
說我猶是心底所屬
可是明日的路呵

遙遠的航程

誰能擔保給我
把人們不會載向遙遠
智者的預言
是愚蠢的謊騙呵
若是

海上沒有風
海上沒有風呢

燈熄了的街路
一片月光如流水

灑向了這家屋

這山崗

灑在海上

海水閃動一片銀色的光亮

向遠處的遠方動盪

動盪

月光也偏々地

流向我底窗子前

溶々地淌向我底臉

我闔上了眼睛

我底臉上永留有光明

那麼溫情地

在時間里停佇

想要喚回我已

我丟開自己多麼久了

我從沒有想

我也不願想

我怎樣的離去了童稚



海濱的童話。沈之沉。全書寫

我怎樣成長
不必睜開眼睛
今夜我也耽於
我自己底回憶
我孤獨地
向過去睇視
重複地看清了好些
好些血淚的綴續
我自己
曾怎樣挺身在艱苦里
拔動沉重的脚步
一步，一步
走向人生的中途
使我忘却了明日的行旅

和今日的饑瘦

十年的潤別
十年的記憶
我一個人
又重坐在海岸的巖石下
重看山海
重溫習了我自己
海沉々無語
我心也沉々呵

今夜也太美
使我無睡……

五月六日·星浦一夜

七

月



沒有星子的夜

一、
曾是沒有星子的夜
別開了一個人

靜々地說

在忘記了我的時候
就說給我吧

我說不出我底感情的沉澱
和你佇立在五月底晚風里
五月里的江水依稀呵
默念起一隻舊的詩句
我無能爲約束你於來日了

我垂々地走開了
拖着自己底遲々の步履
黑色的暗夜重々
我不知道我將走向何方
丟給你一片朱紅的記憶吧

二、

黃昏爬向原野
我一個人
如尋夢者
走向黃昏
走過低々地響着溪水的石橋
走過一條污穢的小巷
走在沒有人語的繫船場

我就跌坐在腐朽的舢板上
星光搖晃在遠方的江上
江上有一條金黃色的帶子
尋夢人撲向千古的大夢
有幸福的記憶的鏤刻了

三、

昨天有昨天的絮語
你堅認我吝惜我底語言麼
你底睫毛開始在潤濕
我垂沉着頭走過了
我却忘不掉你呵

今夜我又走來
披着一天晚風的隄上
想像你是一棵星子

江上有秋天的風吹
秋天的風迷塞了我底感情
你底臉上再沒有了陽光
秋風踏上你底髮梢了呵

四、

你載着愴然的顏色
在青春的巷口你問我
淚水是幸福的呢
夢是幸福的呢

你底發問使我語塞了
我怔々地擎着鏡子
看鏡子里底人像我
看我如鏡子里底人影

絕緣於幸福的人哪
再沒有所謂你底期冀
你有淚水有夢
你可不會有幸福呵

五、

嘗是沒有星子的夜
我失掉了一顆星子底記憶
石橋下空有流水鳴咽

羅重指數夜里的山崗呢

讓夜再安靜一點吧

夜里底人是該耽于片刻死亡的

風拂着小巷拂着墓場

風拂着灰色的海沉睡了

我一個人寂坐在夜窗下

聽寂寞的風渡過籬笆叢

窗子上有一片陰天

我底一片陰天的感情呵

——二月十七日·新都

霜
花

我和你是小々の

凝在人家窗板上的霜花

從開始了小々の生命

小々の心里充溢了恐怖

你說咱們要溶化

要爲人一嘯氣就溶化

縱令純情有如白雪

百口日厚一葉咬緊呵

我們戰慄于寒冬的日子
織就了一片沒有顏色的花紋

擔心着太陽從窗板爬過
太陽底淺々的光條羞赧地笑了

雖然不過是小小的生命
雖然不過是小小的生命

小々的心里漲起了希望
我們要固守我們底感情呵

幾時就有了一條夢的帶子
把我們底生命約束在一起

可是兩枚小々の霜花呢
小々の虔誠的祈願呵

.....
.....

不知哪一天捎來了春天
我們底節季里不該有的春天

我和你化作了兩滴污水
從溫室底窗板上流下來了

——寒冬的日子

七月的黃昏

我永遠忘不掉你呀

我今夜又走來

披着一天晚風

爲你七月的絮語

遠方落日已無顏色

你猶倚靜々の門扉麼

待天愈暗起來

我底心上也失掉了顏色

悄悄從你身邊走過了

載着濃々の氣息

你瞪着我胸上的晚香玉

你底臉開始紅漲了

江上颯起茫然地秋風

秋風吹上你草色的袷衣了

你從黃昏里移步向我

邁着遲疑地步子

你底臉上沒有陽光

你底臉上有一片純情的喜悅

你底臉上刻畫有夢的構圖

你底臉上有一株花寂寞地開了

數着病弱的日子

沒有光彩的生命的晴空
我怕聽你再說
痛苦的記憶是生之享樂

我猜不出我底情緒
走過霧一樣的市街
多少行人如流水
多少行人如流水呵

——沒有風的日子

一、七 月

我怕見舊日的窗口
七月底星河閃々
誰燃起一隻紅燭
靜待夜來人的消息

蹙脚人再沒有了青春
夢也終歸是一片蒼茫
蹙脚人摘不掉記憶呵
記憶有如一粒愁苦的種子
還是把它推開吧

我們底七月呢
吹散了的天風
流逝掉的夢

二、

七月夜你靜々待我
在家鄉底隄路上
隄上夜涼如水呵
江水沉々也無語
你我也無語如江水
珍重脆弱的感情吧
珍重不輕易的相逢
如珍重一個幻夢

有淚別向七月流吧
七月底風涼沁々地
吹過你草綠色的袷衣
你迎着風而戰慄

三、

我願給你以晨星
你却偏說我是窗口底燈
照清宵分你底心胸
那麼我就是你底燈吧
我嘗傍守你的身邊
我底光亮流向你底披肩

今夜我匆匆離開你
靜掩你底漆黑的門扉
你底窗口抹一片昏黑

我是一盞爲你而燃起的燈呵
我却留給你以長夜的幽黯
垂沉着頭從你窗口走過了

四

七月是夢底詩篇
七月是生命底花開
七月把星河誘惑了
若是沒有了星星
沒有了天風

驅走了夢呢

推不開你七月
忘不記你七月
七月使我啜泣的呵

還是忘掉了吧
我們底七月呢
吹散了的風
流逝掉的夢

——七月某夜

我有一隻歌

絮語

誰知一別經年
誰知一別經年呢

我看花開又落了
我看江水結凍復融化了

什麼都如昔日
什麼都如昔日

我數遍春天底日子
我數遍逝去的流星

江山不會蒼老
江山不會蒼老呵

你底青春有如夏日風光
你底喜悅有如春水浩蕩

放下筆我將吸隻煙

我在煙霧里看人生呀

——五月十日燈下抄你的詩句來表徵我的今夜所思

遲遲地消息

溫撫你依舊的朱顏

我說不出話

我魔法子說給你呀

身傍吹厭人的喇叭

說是推不開一件記憶

你可不會相信呀

即使你真不會相信

那記憶也歸屬於你

雨天跑進了舊的殿堂

讀見了你底經年的信
去年九月的音訊
遲々地春天的消息呵

持有珍貴的記憶吧
昨日都爲創造
明日將愈蒼老
蒼老子荒蕪的感情呵

樓前掛滿了新綠
櫻花壓低々的枝垂
又翻掘起舊日的感情
將甚麼來把它收拾

——五月·南湖泛起春水

我孤立在五佛頂

黃昏滴自遠遠的峯頭
羣山如晶石呵
閃爍在淡下去的夕陽里

我孤立在五佛頂了
爲你孤寂的石佛而來的
難道你猶對我無一語麼

綠，凝綠
山谿沉沉一片林鬱
如一溪春水的漣漪

面朝着莽莽的大陸
這千古的神州
洒一漫黃昏的煙霧

山海，林海，霧海
迎淡下去的斜暉
愈遠愈蒼茫

石佛瞧我苦笑了
爲這偏愛晚來的山客
已迷失了歸去的途徑麼

藤蘿爬滿了峭壁
我觸上了我底手跡

我嬌羞于我底感情了

—— 千山龍泉寺之宿

龍泉寺夜裏的情緒

唯有今夜
我忘記了你
從萬千的記憶里

黑起來的山底流巖
重々地黑色的楹殿
昏夜從山外飛來了
再摸不清山行的路
眼前什麼也看不清
溫習茫然的感情吧

我復涉足我底想像
想像你是一株孤松底松實
爲我而欣然垂々了呵

假如你是松實
我是朝山而來的香客
我會用智慧的手摘取麼

望一疊々碧松
一重々殿角的陰影
我底沉思落向松林外了

垂垂地松實呵
唯有今夜
我忘記了你

——五月·千山萬々株松林里

我有一隻歌

我有一隻歌

如夜鶯

啼不破黃昏的寥廓

我也有難言的寂寞

相信你逐漸離去我的時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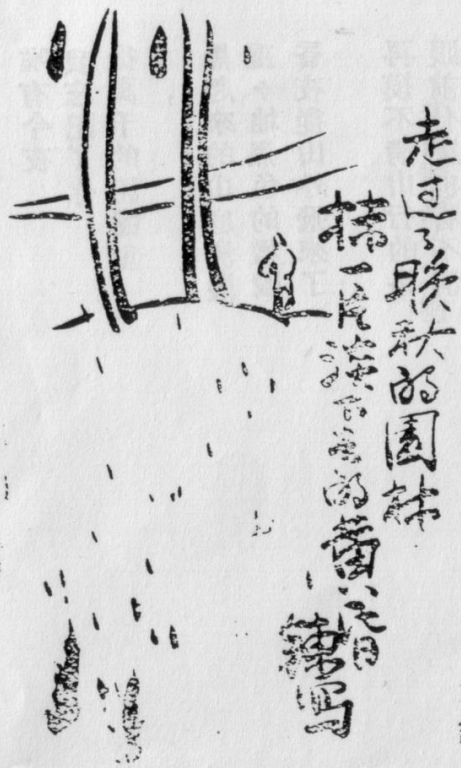
我已失掉了歡笑

失掉了寂寞

我散步在黃昏的草場上

望那望不見的山河

我底心就黯下來了



走過了晚秋的園林
抹一片淡下去的黃昏
黃昏正逡巡無盡
這里祇是枯草和寒林
你底約束也不必再遵循
相信你不會重來的時候

叩問自己底青春吧
墓地里採集的花束
嫣紅的褪色了
粉白的枯萎了
小巷里流落了我們底日子
朱門也失掉了光彩吧

我真不敢相信
人生是鏡子里的曇花
說不定會開放
說不定會凋謝
讓人看也看不清
鏡子從不印記花開的影子

我將記取永恆的青春
即便你離去我很遠
我們底胸廓會更堅貞
忍耐滿天的冷雨苦風
重把希望燃起
珍惜逍遙的日子吧

——七月無詩小夜記。把我今夜的嘆語，權作他日的誓言吧。

朱
顏

希 望

聽我告訴你
神約束給我們的
永遠的希望
是不斷的生命的瓊漿
是繁榮起生之園囿的
生命之樹的果實

我從沒有聽說過
希望也會給人杜絕
它有不滅的靈光
向千萬人們的面前
搖晃，搖晃………

啊，希望
是千萬人們的生命的篝火
在每個人的胸腔燃放
你要承受它的光耀
你要緊緊地握着希望

握着希望走自己的路吧
凡有的生命的玄秘
都會爲你而開啓
你就是生命的王者
你呀，你也就是
不老的瓊階的櫻枝

灑一把希望向人間

人間乃有了溫暖
希望爬上了
多少人的夢幻
開着花
開着花

希望是長空的雲霓
希望是未開墾的處女地
也有苦辛和失意
也有一串串
甘美的果實

誰能摘取希望的種子
向你的，我的，他們的

生命里移植
今天是嬌嫩的幼芽
明天就將要
開成一壇鮮花
——春日，

煙霧的浩海

彷彿是昨夜的夢境
張開一面煙霧的浩海
人生在匍匐航行
我和你是不相同的舟艇

風送過了多少河山
多少條蕭落的海岸
看砂風如一天珠雨
掀海潮沖洗了的砂礫
宛如蒼空蒙一面絳紗

宛如大海喊破了呀々
海灘上沒有誰的家
你有你種植的草花

太陽照臨於新的土壤
新的土壤放散馥郁的土香
祇要凌風馳過
大地就誘惑了你和我

我該爲你剪裁一件外衣
好能應付這傍晚的急雨
船航行向遼濶的重洋
再想記不起來家鄉

如果切斷這空間成一個結塊
我和你就賸有未來，未來
傍晚的雲霞也失了色
過去的路是一片蒼茫

歌吟消失的日子
朱門的鎖鑰已經年
今宵縱有幸福的燈花
也空照人一懷寂寞吧

涉渡的心情是勇壯的
佇立的人空々織着夢
迎時明時滅的塔燈
愈回味於難渡的航程

有多少人葬在了生命的港口
海洋作了他們埋骨的砂丘
不必難過，你和我
再挺起來生活

——二月十七日，

鏤刻我夢的紋縷吧

我底夢

我底夢呵

依然驅不掉

我底夢

反而

它愈見澄明

鏤刻我夢的紋縷吧

它是

不謝的花園

它是

長明的星座

長流的江河

我底夢

我底夢呵

.....
.....
.....
.....
.....

讓你待我也太久了

讓你待我也太久了

從千萬人群里

我走近了你

登上一輛舊馬車

說是快點跑吧

隨便你跑向哪方

我可該休息一下了

那管是席地

那管是旅居

可以靜々地坐下來

談一談風光

談一談天色
儘管不是閑情繚繞
也好讓我舒一口氣
談別後的情緒
講遠遠的夢囈
溫一溫冰冷的手指

——十七日

聽江流向寒風幽咽

聽江流向寒風幽咽
有幾個人來走迢長的路呢
路太遠
也太遠了
寒風偏吹行人臉
夾雪花吹進領口
樹枝猶向燈影里招搖
即便不愛再向前走

樹枝·如向行人招手呵
頻々地
誘動我底脚步
看碼頭近了
看碼頭遠了
誰家的燈火那麼亮
想像溫室里的春天
喧嘩和笑謔
我該回去了呵

——風雪夜

我又描繪着了

我又描繪着了
微笑的臉
哭泣的臉
頑皮的臉
怎麼那麼清楚
一一展現向我底眼前
描繪着它們
我就止不住
摯烈的懷念
說我底懷念
是傍晚的急雨吧
密佈地灑下來了
一滴々

一滴々
灑落向我的心原
濡濕了的心原
可怎能把它曝乾呢

——不眠時候

乘馬車出遊呵

乘馬車出遊呵
聽清脆的鞭哨
橋上風也太冷
莫怪孩子哭了
莫怪孩子哭了
數江北的樓窗
數江南的樹行
這長橋呵、
橫壓着江流
橋下流水悠悠々
將是結凍的日子近了吧
水流這麼清澈

宛如一面溫容的明鏡
可不會照誰人的影子
向水底的砂場印記
一任馬車載着行人
行人憑肩望江水呵

——十八日

我真要笑你

我真要笑你
爲什麼扔開溫暖的家
跑到這里
這屋子也太破鄙
你看棚頂掛一層々蛛絲
桌上印滿了牲畜的足跡
晚炊的時候
炕也冒起煙來了
辣々地
噎着我的嗓子
你的嗓子
可是依舊坐在這里呵

悄悄地去呵
夢是不着羽翼的呢
連聲息也無從聽取
莫說錦枕太滑膩吧
滑脫了錦枕
夢也會棄靈魂走去的

——
一夜

我從車尾跳下來了

我從車尾跳下來了
直待走近你的身邊
你依然沒有看見
你引頸向車窗渴望
彷彿探牽一件失落的東西
不論旅客有多麼囂攘
不論旅客有多麼囂攘
却不能遏止你的渴望呵
我輕輕地呼喚你了
一次又一次
你的目光終於找到了我

驚喜的面色
依舊掩不住哀戚
說是我登車吧
你無語走開了
我向柵欄外追覓
迎着太陽的光亮
車馬行人如流水呵

——十九日

車子里沒有座位

車子里沒有座位
站在誰人的靠手旁
送這短々の途程吧
迎傍晚的風
看黃昏走來了
看羊群走來了
看多少不同的驛板
看逐漸濃起來的炊煙
看携來的素箋
心比什麼都黯淡
想念着重々の愁苦

誰說世界太狹隘呢
失散又聚首
聚首又失散
我不能說人生
我祇覺得朦朧
再也看不清人生
都是些什麼呢
如一盃醇酒
如一隻香煙

——車過小鎮了

走進了久違的影院

走進了久違的影院
想着你也許會來吧
重新坐在那里
坐到靠牆邊的席位
然後你開始
向四周尋覓
那焦灼的表情
使我陷於不安
我可不會忘記呵
雖然今夜沒有你
我一個人空々地守着

一隻將破掉的椅子
是爲你預備下的
我不知道上映的是些什麼
我也不知道是幾點鐘
觀客都正散去
我也隨着散去

——二十四日

南北的行人呵

南北的行人呵
留給驛頭的
是昏黃的光圈
是旅愁的寂寞
是爲迎遠客而來的人的沮喪
累我踱來又踱去
踱來又踱去
心想也許不會來了
也許來的還遲
脚步却總離不開這里
也許這即是所謂受苦的日子

爲了多難的前路
什麼也不可倖免
就等下一次的列車吧
列車將從你底鄉里啓程
走過黑起來的林野
走過結了冰的河床
走向這輝煌的驛頭呵

——十一月二十五日寒燈夜

朱 顏

別待朱顏變白髮呵
我心里祇有這一句話
我心里祇有這一句話
什麼時候想起的呢
現在我也記不清
我想說給你
我想說給你呵
年華容易憔悴
歲月也太快了
昨日的夢猶青青
昨日的夢猶青青
可是明日的風

明日誰知道會颯什麼風呢

若不是有羣山

難保吹不走流雲

若不是有藩籬

難保失散不了羊群

我和你呵

空佇立了這麼久了

看江山不會蒼老

江山不會蒼老

却忘記了自己的歲月

朱紅的顏色

一任江水終古長流

一任江水終古長流

再能有多少呢

問々你生命的口袋吧

問々從沒有說過話的江水吧

你的歲月

我的歲月

多麼快的流來流去

一點聲息也沒有

一點聲息也沒有

就這樣會携來暮年

就這樣會携來感傷的暮年

你可不曾想過麼

我們必須有永遠相共的日子

我們也該有一個枝棲

我們也該有一個枝棲

靈魂的溫暖

靈魂的愉悅

507608

811.2
4076



七月

借書人姓名

書日期

國立北京大學
圖書館

登錄號 3422 分類號

0507608

811.2
4076

我如今再也沒法拒絕
 我的馮想呵
 它如一盃淡々的茶
 那清沁的茶香惹得我愈口渴了
 我將徘徊於最大的迷惑
 我知道你也會徘徊於這迷惑
 我們不能
 作慘痛的分手
 我們不能
 效掉頭而去的落葉和秋風
 那麼還是別忘記吧
 我心里的荷話
 我心里的這句話
 別待朱顏變白髮呵

十一月二十六日

227-87